

1)

## 又見敦煌

1998年，我到敦煌莫高窟參訪，記下一段〈千年倏忽話敦煌〉（此文發表於《香光莊嚴》第55期），留下至今仍未解開的疑惑——「王道士打開藏經洞的鑰匙是從哪裡來的？」2018年，整整二十年後，我又站在那令人神迷不已的莫高窟前，仰望著高偉的九層樓。

二十年了，就千年敦煌而言，應是不值一說的「倏忽」吧！但是，這次的二十年卻有天差地遠的不同。二十年前，當地導遊曾這麼說：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塑像、繪畫博物館，東西共有二公里長，若展開則有幾十公里長，它陳列著的是中國過去封建

授權圖片無法提供

敦煌莫高窟（圖片來源：iStock）

專制統治麻醉老百姓的遺產，宗教是迷信的鴉片！」而今，矗立眼前宏偉現代的敦煌數字中心，如史詩般「又見敦煌」、似飛天再現「絲路花雨」等的輝煌演出，以及沿街掛立的敦煌文博會、一帶一路的旗幟，被風啪啪吹得嘎響。

轉變，除了政治、經濟因素之



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的「敦煌」二字就是採「共生」的概念設計而成。（攝影：賴勇戎）

術館——敦煌研究院，它就在莫高窟旁，引領我們參觀的即是該院的李茹老師。敦煌研究院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，由常書鴻先生創辦，1984年擴建為敦煌研究院。

1395年，留法的大畫家常書鴻在巴黎街頭的舊書攤看到一本《敦煌圖錄》的畫冊後，便回奔敦煌，常住於此，守護著莫高窟的每一吋壁畫、每一尊彩塑。文化大革命浩劫來時，常書鴻曾登上九層樓，欲以一死來維護這千年敦煌的輝煌成就，就如佛教的護法一般，常書鴻被譽為「敦煌守護神」，這五個字也鐫刻在常書鴻的墓碑上。

常書鴻促成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，也感召了許多人來到敦煌，其中一人，就是知名的「敦煌女兒」——樊錦詩女士。樊錦詩女士於1938年出生於北平，1963年自北京大

外，更重要的是自敦煌莫高窟被發現之後，一群接力般的以其生命守護於此的人們，在歷經民國革命、外強掠奪、對日抗戰、國共內戰、文化大革命之後，終於迎來了捍衛文化遺產的醒覺時代，他們做了什麼？這些都要從「敦煌研究院」說起。

我這回專程參觀了沙漠中的美

學畢業後，就在敦煌研究所堅持工作五十餘年，目前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。她致力於石窟考古、石窟科學保護與管理。樊錦詩為敦煌遺產保護所翻開的新篇章，就是將先進的保護理念與技術引入敦煌遺產保護，並且在保護與利用觀光之間取得平衡——利用現代數位技術，完成敦煌莫高窟文物影像拍攝、加工處理與資料庫建設。建設敦煌莫高窟遊客中心，通過

電影等現代科技方式，給人們提供瞭解敦煌文化、藝術與價值的全新視角。於是數位化的敦煌，越過千年悠悠的歷史長河向現代人們磅礴展開。

千年來，在敦煌上留下印跡的人們，就如我這般來去匆匆的朝聖者，只為了膜拜與瞻仰，而不是在此地紮根留駐，他們的足跡很快地就被沙漠的風吹得無影無蹤。另外一種人，就是如常書鴻或樊錦詩這般的人們，他們知道這裡的瑰寶，直接以生命來守護敦煌，維護著日日受風沙吹襲而逐漸斑駁消逝的壁畫，透過科技數位化、臨摹、復刻、研究等方式，跟無情的時間老人纏鬥。看著他們努力的成果，我的尊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。

喔！我還在青春的樊錦詩雕像前拍張照片，是的，那般年輕熱情而為自己夢想堅持的模樣，我曾經也是，至今，還堅持著。



「敦煌女兒」樊錦詩致力以現代數位科技保護敦煌瑰寶。（圖為位於敦煌研究院內的樊錦詩雕像。攝影：賴勇戎）